

随笔

四方食事,不过一碗周口烟火

王杏芳

春节前夕,我们一家满怀对远方的憧憬,从温婉秀丽的杭州出发,踏上了前往河南周口的旅程。原本相距遥远的两个地方,竟被高铁飞速拉近,仅仅四个半小时,我们便跨越千里,从江南水乡来到中原大地。

初抵周口,迎接我们的不仅有热情的朋友,还有他手中那一束满载深情厚谊的鲜花。那一瞬间,陌生感被温暖的情谊驱散。踏上这片土地的那一刻,我真切感受到了周口的热情与活力,心中满是期待。

朋友安排我们住进了星级酒店,让我们享受了优质的服务与舒适的环境。但最让我难忘的,还是那一碗正宗的胡辣汤。第二天清晨,朋友不辞辛劳,带我们去品尝这地道的美食。一路上,他兴致勃勃地给我们介绍胡辣汤的独特之处,眼中满是自豪,让我对这碗汤的期待愈发强烈。

终于走进了那家胡辣汤店,店内热气腾腾、热闹非凡,满是人间烟火气。我们一行六人围坐在桌旁,不多

时,一大盆胡辣汤被端上了桌。汤面上点缀着翠绿的葱花,星星点点的油花闪烁其间。还没入口,那浓郁醇厚的香气便扑鼻而来,瞬间勾起了我的食欲。我抿了一口,舌尖先是触碰到胡椒的辛辣,那股热辣瞬间点燃了味蕾,紧接着,各种香料的醇厚味道在口腔中层层散开,刺激着每一个味觉细胞,让我欲罢不能。几口汤下肚,热流从舌尖直贯全身,原本因感冒而堵塞的鼻腔瞬间通畅,整个人都舒畅起来。

朋友告诉我们,逍遥胡辣汤的食材选择极为讲究,制作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胡辣汤以牛羊骨和精选羊肉精心熬制的高汤为底,加入了十多种香料,搭配鲜嫩的羊肉、筋道的面筋、爽滑的红薯粉条等丰富配菜,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,加入醋、香油和辣椒油等,每一口都是对味觉的极致诱惑。那浓郁的香辛味道,口感独特而“生猛”,不仅能够健脾开胃,还能祛风除湿,怪不得我这个一向畏寒的人,在周口的冬夜

里,盖着薄薄的棉被都能感受到一股由内而外的温暖,甚至热得微微出汗。

朋友还告诉我们,胡辣汤在周口不仅仅是一道美食,更承载着这片土地上的传统习俗。在周口的大街小巷,胡辣汤的身影无处不在。春节期间,许多社区都会组织志愿活动,为归乡的游子送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胡辣汤,温暖的不仅仅是游子的胃,更温暖他们漂泊在外、渴望归家的心。而逢年过节,热情好客的周口人总会亲手做上一碗胡辣汤,让客人从一碗汤中品味到这片土地的热情与淳朴。

“胡辣汤,河南人的心头好,恰似热干面之于武汉人,不可或缺。”一碗热辣鲜香的胡辣汤下肚,味蕾瞬间被唤醒,清晨的河南人也因此精神焕发。“在周口,我听到诸如此类有关胡辣汤的话语还有很多,足见河南人对胡辣汤的喜爱已经融入日常生活,成为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。因此,在传统节日里,胡辣汤成了招待客人不可

或缺的一道美食。

春节,这个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的盛大节日,在周口以独特而迷人的方式展现着它的魅力。从热情好客的民风,到独具特色的美食,每一处细节都散发着浓浓的年味,让人沉浸其中、流连忘返。胡辣汤,这道河南的传统美食,就像春节的一个生动缩影,以热辣的味道,唤醒了人们对生活的热爱、对传统文化的深深眷恋。

转眼间,一道道美食端上了桌,浓郁的香气扑鼻而来:胡辣汤的香,在空气中悠悠流淌;水煎包的香,在热气中轻轻荡漾……此刻,四方食事,在周口一家胡辣汤店里汇聚。

勤劳热情的周口人,在这烟火缭绕中忙碌穿梭,哪怕西伯利亚吹来的刺骨寒风,也阻挡不了他们奔赴这烟火脚步。在周口的大街小巷,他们出烟火,又入烟火,生活的酸甜苦辣尽在其中,倘若能喝上一口热气腾腾的胡辣汤,就真的是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了。

随笔

拜年

张伟

清晨7点,志胜哥便带着儿子、儿媳到我家拜年。此后,亲戚、邻居陆续登门,拜年活动一直持续到近中午。在这长达几个小时的拜年时光里,老母亲始终热情洋溢地迎接每一位前来拜年的亲友。在这其乐融融的氛围中,她乐此不疲,神采奕奕。媳妇儿说:“真佩服咱妈!我这个当助手的,都累得不行,咱妈却精神头十足。这期间,她还抽空接了好几个电话,回了好几条信息。”

随着时代的发展,拜年的习俗也在不断增添新的内容和形式,但在我们这个大家庭中,拜年却始终还是家风传承的重要一环,亲友们一丝不苟地坚持着登门拜年的习俗。小时候,父母吩咐我们去长辈拜年,到了亲友家,该站该坐,站在哪里、坐在哪里,都是有讲究的,进退之间,父母都在给我们示范做人的道理。少年时,我对拜年的内涵理解颇浅,但几十年来,我始终认真对待此事,按照父母的安排,去亲戚邻居家拜年,那些美好的回忆至今仍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。

年过半百,再仔细想想,拜年,何尝不是一代代人在潜移默化中对后辈的教育,教育后辈洒扫得宜、应对自如、进退有据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进城生活居住是许多人向往的大事。彼时,我家人口众多,父母工资收入微薄,兄弟姐妹上学的也多,生活颇为拮据。进城后,我们全家人挤在仅几十平方米的两间半房子里。那时,能多拥有一间房子,对我们来说是无比向往的事。

1987年,搬了新家,入住后,我们第一时间把姥爷、姥姥接来同住。谁家有人,前来拜年的人就不会少。记忆中,父母的同事那时大多四五十岁,来我家拜年时,大家相互打招呼,有的叫叔叔,有的叫姨,还有的喊哥、嫂。从起床吃完饭子开始,整个上午大家都在相互拜年。

印象中,最早来拜年的是思民叔一家。当时,我姥姥说:“你看你思民叔一家多忙年,起得最早,以后你也得再去早点儿。”如今,思民叔也已80多岁。拜年时,每家都会提前准备好香

烟、花生、瓜子、水果糖、苹果、橘子等,大家会相互询问身体、工作情况,十分亲热。

年年迎年、过年、拜年,过春节的形式虽有变化,但传统始终未变。有时,路上拜年的人成群结队,祝福声此起彼伏。

如今,我们家拜年的方式依然保持着登门拜访,尽管有电话、微信等便捷方式,但大家见面拜年的热情始终不减。像我,从20多岁到今年56岁,给父母长辈拜年时,还是一家一家地去,一家也不落下。现在来我家拜年的人也越来越多,以前主要是我们家属院住户之间走动,如今院外的邻居,以及我们姊妹儿人在工作生活中结交的挚友,也都来家里拜年。有的拜完年就不走了,中午在我家喝酒。谁来晚了,母亲就会问:“那谁咋没来家里啊?是不是有啥事儿了?”她老人家还一直牵着呢!

今年,我们姊妹几家给母亲拜年时都磕了头,母亲还发了压岁钱。一个56岁的人领了老娘给的200块钱红包,格外开心,这种感觉和手机上收红包截然不同。

拜年,突出的就是对长辈的敬重,祈望老人健康长寿。在中国传统文化中,非常重视“尊老”“孝悌”。平时大家各忙各的事儿,到了年节,才有更多机会表达对长辈的孝心和敬意。

登门拜年不仅仅是问候、祝福,更是一种文化,让我们懂得感恩和孝顺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过年的形式或许在悄然发生变化,但对传统的坚守、对亲情的珍视、对家风的传承,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永远不变!

中国人以一场浩浩荡荡的春运,证明即便有各种原因和不便,在春节到来的时刻,也要回到家人身边。这种魔力让人归心似箭,这便是过年的召唤。登门拜年,使年味更浓了。这种仪式感,是岁月沉淀的香醇,是亲友团聚的温暖。春节不仅仅是一个节日,更是流淌在我们血液里的文化基因,是连接过去、现在和未来的情感纽带。



凌霜蜡梅引蜂来

王旭 摄

散文

误入汾泉河

北地

沿着河流,水面的寒气不断使气温下降。

雨不大,像雾,慢慢润湿衣服。狭窄的河堤上,我和儿子推着赛车,边走边打量周边环境。儿子,这是一条什么河啊?汾泉河。这就是汾泉河?我露出惊异的神色。

汾泉河是颍河的一条支流。今天的邂逅,纯属意外。本打算去李老庄看湿地,但到莲池时,儿子说,往西再往南,走小道,安静。走一会儿,不承认误入项城境界。跨过王明口,越过付集,就误入了这份沙河。这是我此生见过的第二条大河了。因为平常,我也只在颍河的岸边走走,对它的支流知之甚少。今天意外邂逅汾泉河,立刻兴奋起来。

河堤实在太窄了,只够一人行走。窄窄的小径上铺满了荒草,草上的雨水打湿了鞋面。我侧着身子走走停停,儿子也时不时蹲下来抓拍景物。河水平缓流淌,不急不躁,往东南幽僻里去了。周围看不到人迹,连一个垂钓者也不见。是没有鱼吗?不可能。我和儿子靠近了看,一条鲢鱼贴着蒲根不动,像被时间定住了一根指针。我屏住呼吸不敢动,但又不得不慢慢后退,生怕惊扰了它。然而,它倏然钻入更深处长了,像是接到了某个指令。我一口气吐出唇外,点燃一支烟,目光移到蒲草上。

蒲草立着躺着的都有,立着的,

像婀娜多姿的美人,兀自于空寂的河道里招摇;躺着的,像美人的发,顺流摆动。就这么一个姿势,飘逸了多少年,使《诗经》,丰盈了千年而不枯。这是汾泉河最僻静的一个流段,也是最低洼的一处流域。太安静了。芦苇绵延东南,像流淌的诗意。虽然这一处已展露秋颜,但风起云涌的刹那,喧嚣竟然席卷了这不小的泽国。喧嚣过后,复归平静。我将心搁置于此清流之中,从里到外地淘洗。感谢上天赐我这玄妙的缘分,把我归置于这安谧的境界。

蒲草在透迤的河湾里蓬勃。到处都是白鹭,或立、或卧、或飞,于草间、于树上、于水面,嬉戏、凝视、守望。头顶上,上万只云状的飞鸟,呈扇形透迤东南,又顷刻折返,丝毫不愿飞到泽国之外。

我和儿子边拍摄边行走。走了一里许,忽听到大片的喧哗声,那声音是从河中央的一片小洲上传过来的。小洲圆形,自然造就。洲上林木葳蕤,密密实实把小洲覆盖,里面的光景一点也看不到。这是鸟的王国,究竟多少鸟,数不清。几棵高大的杨树上,黑压压的,起初以为是叶子在晃荡,儿子说,杨树叶子落光了,那都是喜鹊、老斑鸠。原来如此。这等气势,这样的惊心动魄,首次遇见。

阵阵鸟叫,如浪涛汹涌,足以拂去我往昔的遗憾。这是一片匿于尘

世的孤岛。鸟儿一片一片,不离不弃,群飞群返,或如流水,或如飞云,或急,或缓,于空中盘旋,片刻,又隐入孤岛。相比之下,水面上成群结队的野鸭,却是闲庭信步,安静游走,一点不受惊扰,宛若绅士。此刻,我是惊喜的,喜于这意料不到的好景致。我蹲下身来,看那游走的鸭子,是去幽会?还是访友?它们没有惆怅,也不会面临难测的祸福。它们知道,风会温柔地对待它们,苇荡时刻为它们准备避难之所。想到这里,我心里升起一股无名的忧绪。忧绪像一块明镜,使我心中澄静。它们迟缓、坚定,不知死亡几何,从来不知道耿耿于怀。它们盲目,又令我觉得可敬。它们不计较荣耀和卑微,绝不会有我们人类的心理视角。这周遭林林总总的万物啊,它们生于这各自平行的世界,拼凑出斑斓多彩的神圣领域。这让我想起我的人生,生活中的怅然若失、经历过的失路之悲,在这一刻,消失殆尽。在这个叫汾泉河的区域,我有幸获得一页不染尘灰的草木之笺。那些水葱、菖蒲、灯芯草,无不充满了生命张扬的力度,简洁而又不失大美。

我试着接近一丛菖蒲。它的雅致轻盈,占据了我的心神一隅。它是这条河不可或缺的清供,它“忍寒寒,安淡泊,伍清泉,侣白石”。我希望它小隐隐于野,不希望它大隐隐于市。它

的清瘦、它的清香,只属于这条河。不用说,这条河也少不了那些灌木,它们和其他野生的黄杨,静静地绿,静静地黄,各自排列,互不干扰,沉湎于各自的世界,与其他生物并行不悖。没有谁控制谁,没有谁是谁的主人,都有各自的生命历程。

我立起身,却不想惊动了一朵会飞的花——蝴蝶。它翩翩飞走了,那动作微妙而和谐,使一条河充满了动感,明亮而灿烂。

这明亮,来自西边的天空。夕阳西下,洁净红润,如一个悬在空中的巨大的橙子。那红,笼罩了一条河。鸟儿仍在穿梭盘旋,围绕那孤岛,一圈又一圈,不知道倦怠。这一刻,我恍若与尘世隔绝,不知道要到哪里去,大自然仿佛给我设置了一个迷局。我是离开,或是永远居住在这里?这终极之问,使我茫然而充满矛盾。儿子说,这片孤岛这条河,在我们家附近就好了。你可以置一间小屋,读书写字,多美!

不能,那不可能。就是可能,也不能按照儿子的意愿。这里的安然只属于它们,这里的原生态也只属于它们。它们用它们的清澈、用它们的飞翔、用它们的丰美成全了这里。它们不能由人类牢牢掌控。我相信工业文明不能也不必侵入这里。让河流纵横流淌,让这里的生命之火绵延不绝吧!

与报为友,温暖同行

雷乃运

1990年3月,我应征到内蒙古赤峰某部,从团宣传股到师部宣传科,一路走来,与新闻写作结下了不解之缘。为了提高自己的新闻写作能力,从《周口日报》创刊开始,我就让在老家的父亲每天收集报纸,一月一次寄到部队。我对报上刊发的每一篇消息、通讯、新闻特写等作品都视若珍宝,剪贴收藏,多形式、多角度汲取文章的标题制作、构思谋篇风格和技巧。我先后后在《解放军报》等各类媒体发表新闻作品。1992年,我因新闻写作成绩突出,荣立二等功一次。望着金灿灿的奖章,我心里非常感谢家乡的报纸。

1993年转业到地方,我被分配到乡镇基层工作,《周口日报》成了我日常工作、生活的良师益友。每年报刊征订时,我到每一个单位都会重点推荐《周口日报》。为让大家及时、全面地了解家乡的发展和变化,我平常会反复叮嘱投递员,及时把《周口日报》送到订户手中。同时,《周口日报》也鞭策我深入基层采写新闻稿件。每星期两次去周口日报社送稿是我风雨无阻的“工作日程”。那时,各版面的编辑都是我的好老师,有的甚至成了好朋友。我每次拿十几篇不同题材的稿子,

把各个科室串一遍。各位编辑老师都很热心,一语中的点明每篇稿子的不足之处,指出修改意见。渐渐地,我与他们产生了同事一般亲密的情感。与改过我稿子的苏运峰、侯高潮、王锦春、赵千里、田维国、魏东等编辑老师的相处往事,都成了我美好的回忆。如今想来,《周口日报》的诸多编辑都是我新闻写作路上的领路人。从1993年到2011年,我十多次被周口日报社评为“优秀通讯员”。1997年,我和韩凤龙老师一起采写的《马营村村民入股种植大棚蔬菜》稿件,在《人民日报》《周口日报》相继发表,并荣获当年河南新闻奖二等奖、周口市“五个一工程”二等奖。

《周口日报》不但给予了我精神和工作上的激励,还为我后来成家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刚上班时我每月工资100多元,在《周口日报》上发表一篇新闻稿件,单位和县里会有不同额度的现金奖励,在当时,真能顶几个月的工资。

35年真情相伴,35年见证成长。一路走来,《周口日报》给予了我很多陪伴和帮助。在《周口日报》35岁生日即将来临之际,我想由衷地对这位老朋友说一句:谢谢你!

35 见证·成长
周口日报创刊35周年征文
1990.8.1—2025.8.1